

如何让上海小朋友开口讲上海话？

听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

这些年来，对于许多市民朋友来说，小朋友的上海话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么，如何让上海小朋友开口讲上海话？近年来，有哪些适合孩子讲上海话的图书和音乐作品？

本期的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丁迪蒙、跨界音乐人何东、上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近年来，他们一直从事上海话传承和保护工作，来听听三位嘉宾的分享。

大家一起来讲上海闲话



罗志华 插图

上海话的机会。”王渊超告诉记者。

他们这样培养子女讲上海话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作为沪语专家和沪语音乐人，几位嘉宾在子女的上上海话教育方面也是身体力行。

何东一直坚持“对周围人只讲上海话”。何东的女儿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参与演唱沪语歌曲，对培养女儿的上海话，何东分享了自己的经验：“首先，我自己坚持做到跟小姑娘交流的辰光不讲普通话；其次，我还请我周围的朋友不要在跟阿拉小姑娘交流辰光讲普通话；再有就是我经常训练她，指导她把自己语文课课文用上海话读出来。现在阿拉小姑娘不但上海话讲了坚定，外加讲普通话跟讲上海话的切换，也是轻松自如。”

王渊超在家中让女儿必须讲上海话。“这种严格的控制才能够起到作用，因为孩子在学校里面跟同学老师已经讲惯了普通话，有时候回来她一下子会转变不过来，是需要家长不断的督促和提醒的。你要让一个已经坐着的人站起来，其实要费点力气的。”

丁迪蒙的女儿是外企经理，如今在海外工作。丁迪蒙告诉记者，她在家中就坚持和女儿说上海话，所以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也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了一级乙等水平。

这些年，他们为孩子们创作了很多作品

这些年，丁迪蒙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总共出了四本书。“第一本是一个音像读物《听听说说上海话》，那个很早，大概是2003年出版的小册子。后来到2013年，我跟少儿社又合作推出了《听听说说上海话》，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用，而且销路非常不错。因为是情景教学，就是以家庭为背景，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还有爷爷奶奶等。2020年，我再次跟少儿社出了两本儿童读物，一本是《囡囡学童谣》里面有30首童谣，其中有11首还是谱曲可以唱的；另外还有一本是《囡囡学成语》，这是我请燕子姐姐陈燕华配的上海话语音的成语故事朗读，里面的文字都是我



自己改写的。”

最近，丁迪蒙在整理《海上风情》第二辑内容。“本来第二辑有‘儿童天地’版块，里面收录了一些儿歌和童话故事。但是限于篇幅，编辑表示这部分不能要了，以后出第三辑再用。因此就只能全部割舍了，有些遗憾了。”丁迪蒙告诉记者。

作为音乐人，何东创作沪语歌曲已经有12个年头了，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接近一百首了，超过六成是少儿歌曲，这当中既有为经典上海童谣谱曲的老童谣作品，也有为新创作的童谣歌词谱曲的新童谣作品。“基于十多年的创作，我越来越认为，把上海话当作是一门学问，即以沪音为载体的汉语语文课，去认真学习并实践，非常非常重要。从谱曲创作的理念看，本人在此领域里，属于严谨的‘协音派’，在谱曲上海话的辰光也是讲究严格的‘词 & 曲咬合’。可以辩能讲，唱我的作品，还可以纠正与提升演唱者的上海话水平。完全具备了易学易懂、易传播的条件。”何东说。

今年的元宵节，在“申音永续——上海民歌赏析会”上，12岁的上海小国季梦君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沪语歌曲《上海早点》，这首《上海早点》正是何东最新的童谣作品。何东告诉记者：“这首作品由任珍老师跟丁迪蒙教授共同策划的，由我作词作曲。演唱者季梦君同学是任珍老师的弟子之一。这首歌在描述上海有名的四大金刚之外，拿上海的早点小吃的品种，基本哪向‘扫’到了。这首歌曲的设想点就是——以食物的吸引，来让更多的小朋友反复听，学会演唱，并从中获得愉悦。”

王渊超创作的沪语童谣已经有近百首，在他看来，童谣创作最主要的点就是孩子要喜欢唱，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歌曲有了传唱度，作品才成立，包括歌词的趣味性、知识性，都要有一定的意义，让孩子觉得学习的话，挺好玩的，家长也会觉得比那些无聊的歌或者成人歌曲更适合孩子。”

王渊超最新创作的一首童谣是今年过年时写的《马年大吉》，当时写了两个版本，一个抒情版，一个摇滚版，然后还做过一个结合的版本。这首歌也挺受欢迎的，在幼儿园小学教学的时候，小朋友们都蛮喜欢唱的，觉得很开心。

让上海小朋友开口讲上海话

对于许多上海小朋友都不会讲上海话，何东个人认为：“确切来说也确实是这样，现在大部分小朋友不会讲上海话了。我认为最有效且争议小的办法就是‘让沪语回学堂，童谣进课堂’。就像一盆绿化，它摆在了室内，就失去了‘接收雨水的自然浇灌’的机会，也只能依靠人工浇灌了。”

上海的小朋友不会讲上海话，王渊超认为主要原因是现在使用上海话的环境变少了。“就是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环境能够讲上海话，出了家门口到了外面，大家都是请讲普通话。而且有时候在家里，老人也会习惯性地跟小朋友讲普通话，那孩子讲上海话的机会更少了。还有一些家庭，家长都是新上海人或部分是新上海人，那么家里讲上海话的环境没有了，孩子们就讲普通话了。”

王渊超认为在当下，童谣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形式，能够引起孩子们对方言的兴趣。“就像我们以前学英文，我们也不光学英文单词，还会学习英文歌曲，讲讲唱唱，有趣味性，就会愿意多讲讲。我觉得在自己的教学当中，上海童谣也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和传播工具，可以寓教于乐，让孩子讲讲唱唱上海话。”

王渊超从2023年开始做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当年暑假办了七场，大获成功。就在今年的六一前夕，王渊超在梅奔的Mbay贝湾举办了两场亲子音乐会。“现场基本上都坐满了，大家反馈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用童谣的方式，能够让孩子产生对方言的兴趣，是蛮好的方式。”

这两年，丁迪蒙注意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上海小朋友，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是80后和90后，其中年龄大的也要四十几岁了，而这些家长其实也讲不好上海话。“有些家长自己的上海话说得推板，有很多音说不准，因此教育孩子就只能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辈人了。所以，我认为在学校环境里要让孩子多用上海话交流。如果孩子跟老人住在一起，要让孩子多说说上海话。我出的《囡囡学童谣》《囡囡学成语》《听听说说上海话》这几本书，如果家长有兴趣可以去买一下，因为这里边都有音频，所有语音都是非常准确的，家长跟孩子可以一起学，一起说，可以做比赛，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文 / 晨报记者 严峻嵘

图 / 晨报记者 严峻嵘 受访者供图

上海方言需要保护与传承

作为市民非常熟悉的沪语专家，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丁迪蒙多年来一直从事上海话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丁迪蒙告诉记者，她其实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关注上海话的传承和保护。1998年做了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之后，她就发现在很多场合，大家似乎都不说上海话了。

“其实方言也是应该传承和保护的，因为这里面有地方文化，在上海就包括海派文化。从那时开始，我就着手编写上海话教材，关注上海话朗读，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五六年了。我编著的《学会上海话》和《学说上海话》销量都很大，说明市场还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最近几年，我感觉上海话的氛围开始越来越好了。很多内容博主网络上也在说上海话了。大家的目的都是要传承上海话，要多讲上海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丁迪蒙说。

跨界音乐人何东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擅长编曲创作，对沪语童谣的改编与词曲创作独树一帜。就在六一前夕，何东做客上海新闻广播《非遗来了》节目，分享沪语童谣。

何东告诉记者，他从2014年10月开始创作沪语歌曲，而与沪语结缘是因为当年参加了“滑稽王小毛”编剧、曲艺家葛明铭作为指导老师的“上海话朗读社”。“从朗读活动中，我对上海话有了新的认知，在持续地学习跟实践过程中，明显提升了自己上海话的讲述跟诵读的能力，继而而对上海话的歌唱也有了尝试的胆量与信心。”何东回忆道。

上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超超）从2010年开始进行上海童谣创作，因为就在那年，他的女儿出生了。“现在许多上海家庭，即便家长是上海人，在小朋友慢慢长大过程当中，家长的上海话说得也比较少。我很早就比较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宝宝出生以后，我就开始写一些上海话的童谣，哄她睡觉、吃饭，教她洗手、上厕所等等一系列，包括后面写的《Me More Say》《Yummy Yummy 就是好吃》这些歌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让孩子能够多一些讲讲唱唱



丁迪蒙5月30日在沪语沙龙上与市民交流



何东5月31日晚上做客上海新闻广播《非遗来了》节目，分享沪语童谣



王渊超和女儿(资料照片)